



破土

■孙佳欣

好故事,很多时候像一粒种子。本版的四个故事,恰如四颗孕育希望的种子。它们从岁月温情间汲取营养,最终在作者笔下破土而出。它们有的在冰天雪地里,开出绚烂的战地黄花;有的在战火淬炼中,结出智勇的果实;有的蔓延出战友间长青的藤蔓;有的则在两代人的血脉里,再生新芽。

破土而出的声音,往往藏在那一

个个细节里:新娘鬓边莹白的铃兰;双来心中为爹娘报仇的呐喊;月光漫过草坡时,“我”与昌华并肩的影子;临别前,父亲终未说出口的挽留……每读至此,有关信仰与忠诚、牺牲与离别、希望与守护等主题,就会在字里行间传来回响。这就是故事的魅力。其间,不仅有世事沉浮、冷暖悲欢,更有精神的力量。

本版插图:赵建华
图片制作:陈新阳

各找路边的阴凉地坐下,吃点干粮,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。他站起身踮着脚往远处一望,只见一大团飞扬的尘土翻卷着向他涌来。

“不好,鬼子骑兵出城了!”

马蹄声越来越近,黄沙越来越浓。双来望着来势汹汹的敌人,扭身钻进了路旁茂密的高粱地里。

“搜!给我搜!刚才明明看见一个土八路!捉住了大大的有赏!”最前面的一个鬼子军官抽出军刀凶神恶煞地下命令。后面的日伪军纷纷下马,一窝蜂似的钻进青纱帐,向里面搜索着,一听见声响就“啪啪”放几枪。

双来像一条滑溜的泥鳅,沉着地在高粱地里穿梭。他一边巧妙地躲避着追踪的敌人,一边引着他们在高粱地里绕圈子。可敌人像虱子一样多,像牛皮糖一样黏,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,他怎么也甩不掉。

前面就是坟地,双来有了主意。他几个箭步蹦进坟地,隐藏在有一个长满野草的坟头后。他定了定心神,端枪瞄准一个鬼子的脑袋,眼里迸射出仇恨的火花。“爹、娘,儿子今天要为你们报仇!”“啪——”随着一声枪响,最前面的一个敌人倒下了。

“不好!有埋伏!”日伪军四处寻找隐蔽物卧倒,慌乱地朝前放枪。

“八嘎!冲峰!”刚才那个鬼子军官骑在高头大马上愤怒地咆哮。几名日伪军颤抖着站起身,端着枪哆嗦着往前。手指放在扳机上,静待时机。

“啪——啪——”清脆的枪响划破寂静的空气。两名日伪军应声倒地。

“不好!有神枪手!”剩余的日伪军惊恐万分,纷纷趴在地上不敢再往前一步。

“八嘎!起来!进攻!”鬼子军官鼻子都快气歪了。可无论他如何提刀咆哮催促,也无人敢再前进一步。鬼子军官见状大怒,只好转身指挥两旁的鬼子:“快上!”几个鬼子端枪朝双来躲藏的地方逼近。

又是几声枪响,数名鬼子接连倒地。“嗖——”一枚子弹擦着鬼子军官的耳朵而过。血从他捂着耳朵的手缝中流出。他恼羞成怒,命令手下为自己包扎的同时,嘶吼着指挥人向坟地方向射击。血红的夕阳,渐渐没入了坟地后的山际。坟地暗了下来,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

“太君,天色已晚,这一带常有八路军游击队出没。要不今天先回城,明天再带人来‘剿灭’他们……”一旁肥头大耳的翻译官哈着腰上前谄媚道。

鬼子军官抬头望了望天,又看了看四周,最终无奈地向后挥了挥军刀。一阵慌乱的马蹄声远去后,坟地里渐渐恢复了宁静。

双来直起身子,背好枪,摸摸身上县委交给队长的信,在暮色中大踏步朝游击队的驻地走去……

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初秋,我再次造访东北烈士纪念馆。因带着采访任务,馆里特意安排了一位研究员陪同。临别时,我向研究员借阅了一套《东北革命历史文献汇编》。他说,东北抗联的历史可歌可泣,可我愿意沉下心来钻研细节的人实在不多。

后来,在阅读这些珍贵资料时,我意外发现了一段关于抗联官兵在密营举办集体婚礼的记载——

大军西征前的1936年8月,经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党委批准,一场集体婚礼在黑龙省汤原县西北部被服厂驻地密营举行。有3对新人参加了婚礼:朴松年(朝鲜族,第3军政治部干事)与崔英子(朝鲜族,被服厂厂长);金恩旭(朝鲜族,5师教导队队长)与李真一(朝鲜族,被服厂女兵);高克(4师某连连长)与张鑫(满族,被服厂女兵)。婚礼由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主持。

这段往事如一根线头,让我迫不及待想要顺着这条线去窥探历史细节。查阅更多资料后,一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仿佛电影画面般在我眼前徐徐铺展开来。

那是1936年夏天,密营已褪去了盛夏的暑气。朝鲜族姑娘崔英子这天格外高兴,她与另外两位新娘梳洗打扮停当,从木刻楞(注:一种传统民居)里走了出来。尽管没有新嫁衣,没有金玉首饰,但仅是发髻斜簪着的几朵莹白铃兰,也使她们的出场引起一阵惊叹:瞧我们抗联的姑娘,多水灵!

日暮时分,篝火在密营前的林间空地上熊熊燃烧着。噼啪作响间,火星像

撒向黑绒布的金粉,簌簌升腾。这时,英子才注意到,不知是谁在那木刻楞的屋檐下挂上了用松枝编织的花环。

3对新人站在场地中央,四周空地上挤满了看热闹的官兵。新娘们手里捏着一朵红纸花,眼神羞涩又欢喜。

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,赵尚志快步走到场地中央。英子心跳得厉害,她尊敬热爱的赵军长竟然亲自来主持他们的婚礼!火光跃动中,英子回忆起了往事。那是在4年前,英子的父母被叛徒出卖,惨遭杀害。她要给父母报仇,找到游击队要求加入。有人叹气说,这丫头太可怜了。她抹干眼泪说道:“俺不要人可怜,俺要报仇!”时任游击队政治部主任的赵尚志温和地说:“好孩子,欢迎加入游击队。”

赵军长示意大家保持安静,英子的思绪也随之被拉回。只见赵军长神色郑重地宣布:“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集体婚礼现在开始!”他目光炯炯地望着3位新郎,声音浑厚有力:“今天,我把我们3军的姑娘们托付给你们。你们就是夫妻,是生死不离的亲人了。未来还有大战等着我们,可再难的日子,你们都要爱惜她们,保护她们!”

3个新郎官脸上火烧云一般红着,每个人眼里都溢着泪水。

赵军长停顿下来,又望向新娘们,用同样激动的语气说:“你们不是普通的女孩,是光荣的抗联战士,你们今天嫁的人同样是咱们抗联的好儿郎!从此,你们就是生死相依的战友!”英子偷偷瞥了一眼旁边的两个女孩子,她们的目光似乎被篝火灼热了,蒙上一层氤氲的雾气。

婚礼进入下一个议程,新娘子一齐转向自己的新郎,把红纸花别在对方的胸前。掌声响起,越来越热烈。新郎们紧紧拥抱着自己的新娘。婚礼是这样

月光下的草坡

■贺小波

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战友昌华打来电话向我求援,说新人拦的一批猪仔生了病,一天死了几头。眼看着10多万元打了水漂,他老婆天天吵着要散伙。“救场”如救火,我立即联系了一个在畜牧站工作的朋友,驾车直奔他的猪场。

昌华是我的战友,也是我的小学同学,我们两家住在前后庄。

时间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初冬,我和昌华一起入伍来到豫西的一个小县城。

我是连里唯一的高中生,新兵下连后便当了连队文书。昌华去了炊事班,成了一名管理着6头猪仔的猪倌。岗位的差距,给了昌华很大打击,指导员让我去开导他。

那夜,月光如水,倾洒在营房前的山坡上。我和昌华不说话,默默地躺在柔软的草地上,任月光拂面。我打破沉默:“昌华,我有些想家了。”昌华“嗯”了声,没接话。

我继续说:“昌华,我闻到你身上有老家熟悉的味道。”

“你不是想说我身上有股猪屎味吗!”昌华乐了,“我想通了,养猪没啥不好的。咱在家不一直都帮着父母种地养猪吗?我文化水平低,学点养猪技术也不错!”

我也笑了,这个昌华,弯得转还挺快!

自此,昌华一心扑在养猪上,不仅把猪舍打扫得干净整洁,还把6头猪仔养得膘肥体壮。等猪仔出栏,连队后勤账面上增加了不少钱。

昌华当了3年兵就退伍了,我则继续留在部队。其间,我回家探亲时找过他,听他娘讲,他去东北打工了,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,打过去却是空号。

再次联系上他,是我转业回到地方那年。

一天,我接到一个电话。电话那端,那人让我猜他是谁。我耐着性子说了几个人名,均未猜对。电话那端叹道:“小波,我是昌华啊,看来你真把我忘了!”

“你小子失联数十载,还好意思

说!”我冲昌华嚷道。

昌华嘿嘿笑道:“我用的是临时电话卡,打完一张换一张,便宜。”

“你咋跟老抠儿似的?”我调侃他。

“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。”昌华告诉我,他利用这些年外出打工挣的钱,建了个养猪场,正赶上去年行市好,稳稳赚了一大笔。这都缘于他在连队养猪的经验。他说,我们走的路不同,就得有不是一样的活法。

昌华的猪场建在一个山脚下,规模不小,只有他和他老婆管理。每个猪舍都被他打扫得干净整洁,跟在部队时一个样。

那天我们匆匆赶到猪场时,老远看见昌华在门口站着。看见车,他迎了过来。“刚上的猪仔,才几天工夫,就死了大半,可急煞人啦!”

我安慰他几句,和畜牧站的朋友随他来到猪舍。只见在猪舍旁边的空地上,依次摆满了10多头猪仔,其中有头不时还抽搐一下,大概刚得急症不久。

朋友蹲下身,仔细检查,指着猪耳朵上的紫斑说:“是猪瘟,传染性很强,应赶紧对未感染的猪进行隔离,并使用抗生素。”

昌华还是当年那雷厉风行的作风,马上开始采取措施。他一边给猪仔打针,一边向技术员认真请教。

“这些猪咋处理?”我指着地上的死猪问。

“放心吧,我马上就挖个深坑全埋了,这附近还有别家的猪场,不能传染了人家!这一次是卖家坑了我,我不能再昧着良心坑别人,不然这兵不是白当了……”

“这次损失可不小啊!”我同情地说。

“吃一堑长一智,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。我是不会认输的。”昌华笑着说。

处理完死猪已是深夜。我们并肩站在猪场门口,山风裹着草木气息扑面而来。忽然,云层裂开道缝隙,银白的月光倾泻而下,漫过远处的草坡,漫过我们的肩头,将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。

昌华忽然指着山坡方向,声音很轻:“你闻见没?这风里有当年连队草坡的味道。”

我没说话,却在心底轻轻应了一声。有些东西,果然从未被岁月吹散啊。

朴素,英子却感到一种庄严与神圣。她在墨蓝的夜色中望着松年,觉得自己是世间最幸福的新娘。

仪式结束后,篝火旁的气氛渐渐热闹起来。有人掏出口琴,悠扬的旋律流淌而出,大家跳起了朝鲜族舞蹈。赵军长又让少年连官兵唱歌助兴。这些十几岁的少年挺直胸膛,用充满力量的声音唱起了《国际歌》。“起来,饥寒交迫的奴隶……”歌声在密林中回荡,仿佛要穿透沉沉黑夜。这时,不知谁喊了一嗓子:“快上菜呀!”很快就有人端上来清亮亮的白桦树汁。司务长就地取材,烹制了不少地道的野味,有狍子肉、熏鱼干、山鸡汤……大家围坐在一起,热热闹闹地饱餐一顿。

篝火渐渐灭了架子,夜更加深沉了。其他两对新人在木刻楞的两间小屋里休息了,英子和松年就在营地的帐篷里聊天。一碗野猪油肝,可着劲儿亮了大半夜。

婚后,几个姑娘照旧在被服厂忙碌着,日夜不停地赶制冬衣。没过多久,小兴安岭入了冬,夜间气温降到零下,草木结霜。又过了一个月,北风卷着雪粒子在山野间逞威,把树林子吹得东倒西歪的,天地间白茫茫一片。

这时,第3军遭遇日伪军新一轮大“讨伐”。赵军长决定带领第3军离开根据地,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大海、通北方向转移。这是第3军经历的第二次西征,待主力骑兵队动身,已是11月底,正逢大雪飘飘。

被服厂女兵们也各分到了一匹马、一袋草料和十几发子弹。夜行军开始前,松年牵着马找到英子。二人从营地所在的山岗林地里放马走下来,跟着马队走进了浓稠的夜色。

官兵一路在风雪中赶路,进攻、突围,

战斗不断。粮食吃完了就宰杀战马,马肉吃光了就用雪水煮马皮。有时队伍开拔,有战友还坐在雪里不动,一摸才发现已经被冻僵;有战友走着走着,就迷路或是掉队,再不见踪影。英子想起与她一起参加集体婚礼的新娘和那些亲切的被服厂姐妹,才发现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她们。

松年、英子跟着队伍一起赶路。他们拾捡松子、橡果充饥,在冰天雪地里露营。一日,队伍进入一道陌生的谷地。积雪浅处没膝,深处及腰,上面结着一层薄冰样的硬壳。突然,枪声响了。紧接着,子弹从他们头顶“嗖嗖”飞过,“噗噗”钻进脚下的雪地里。原来是一队敌军“讨伐队”顺着官兵在雪地上留下的足迹追了过来。

松年一把将英子推向一侧的树林,低声吼了句不要出来,自己则迈开大步向队伍靠拢。枪声一直在响,忽而激烈,又骤然稀疏下来。直到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,英子才从那棵老松树后面站了起来。

英子找到了松年,他仆倒在生养了他们的黑土地上,背部有一块暗红的血迹……英子的泪水打湿了眼睛,她永远失去了生死相依的爱人。

队伍继续向前行进,春天终究还是降临在了北满大地。放眼望去,枯黄的草甸间仍夹杂着未消的残雪,映山红却如云霞般铺满山野,愈是悬崖陡峭处,愈是开得恣意烂漫,红红火火地爆发出生命的高歌……

当我将这段拼凑完整的故事向研究员讲述时,他脸上是激动又有些落寞的神情。我明白,他是为抗联队伍中这样微小而动人的故事被人发掘而激动,又为革命历史中很多细节已被人遗忘而落寞。于是我想,不如将它写下来,作为一个故事,作为一种缅怀。



微纪事

微乎,不是零碎是精粹

天气预报还真准,持续多日的高温总算是降下来了。这不,眼看着就要下雨了。

食材都已备齐,就等着下锅呢。看着这刚起头儿的雨滴,他的心绪一下子回到了当年带着年幼的女儿在雨中撒欢的场景,那些欢乐时光是多么珍贵啊。

窗下,是蜿蜒小道,女儿小雅过一会儿就会从这儿回家。

刚才还稀疏的雨点,转眼就变成了瓢泼大雨。广场上嬉闹的孩子们,顷刻间被家长带回了家。

“小雅,走到哪儿啦?”电话一接通,他就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爸,我刚上地铁,20分钟内保准到家。”小雅单位那边有直通家门口的地铁,即使是雨天出行也不打紧。

“好嘞,那爸就开始准备炒菜喽。”放下电话,他又走到厨房忙活起来了,爱人也跟着过来打下手。

他当兵30多年,工作调来调去的,一直跟她们娘儿俩分居异地。尽管聚少离多,可小雅打小就跟他不生分。记得小雅刚出生没几天,他就因工作需要被部队召回了,这一别就是半年。

再次见到小雅时,她已经会坐了,伸出小手就让他抱,就像没分别过似的,照样跟他亲得不行。只要他一抱,闺女就赖着他,他管这叫“骨头亲”。

刚开始那会儿,每次离家,他都得躲着小雅走,要不然就走不了。小雅慢慢懂事后,他倒是不再用躲着走了,可是每次分别,闺女都依依不舍:“爸爸,能不走吗?”

“能不走吗”,这句话最初是爱人对他说的,不知不觉,小雅跟着用上了。这么多年,那似乎成了他们分别时的惯用语。

回回听到这句话,他心中总觉得亏欠,可更多的是有种铆足了劲儿的感觉,就好比是汽车加满了油。

每回离家前,小雅说归说,还是帮他把手杯拿过来。他有随身携带水杯的习惯,小雅虽小,却很有心。

是啊,她们娘儿俩不想让他走,却从不敢误他“说走就走”。可无论

「能不走吗」

■冯政红

他走到哪儿,都走不出她们娘儿俩的心坎儿里。他越琢磨,越觉得这句话有味儿。

后来,小雅从上军校到毕业分配,刚好都在当地,能时不时回家看看。可他还是辗转于两地之间。

不久前,他主动选择退役。他是这么想的,一来不给组织添麻烦,二来也给新人腾腾位置,三来戎马多年,也是时候与家人团聚了。

他准备先回家一趟,当着她们娘儿俩的面正式公布这一消息。虽然对军装万般不舍,但等组织按程序批准后,就可以回家团聚了。想到这里,他心里还是欢喜的。

一家三口一起吃饭的气氛很融洽。只是,在听到他宣布的消息后,小雅的表情似乎凝固了一下,不过很快又恢复如常。这时,他才从小雅口中得知,由于任务需要,她将随所在部队移防外地,不日动身。

几日后,小雅要归队了。他顺手把小雅随手带的包递给她。对了,还有水杯,小雅也早有这个习惯。

“等你回来。”

临别,他轻轻拍了拍小雅,把差点脱口而出的“能不走吗”咽了回去。



第6550期